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七

嘉興李貽德學

僖公

二十年傳修城郭　服曰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爲守備也本疏

案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荒凶年也疏曰司農凶荒別文者以凶爲凶年荒爲荒亂城者說文云以盛民也管子度地云城外爲之郭乘者文選演連珠注猶因也城郭爲守備者禮記禮運云城郭溝池以爲固是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

廷道不除禮記玉藻曰年不順成土功不興而此云修城郭者蓋有道之國則知以荒禮哀凶札所謂救災恤鄰道也反是則狡焉思啟因其饑饉加以師旅使不設險以守其國則國危矣必修其城郭所以為守備計者至矣

二十年傳寡君之使婢子　服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晉世家注

案曲禮是小戴禮篇名鄭彼注云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禮敵嫌其當說文云婢女之卑者也曲禮疏曰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賤故也

富辰言於王曰　服曰周大夫周本紀注

二十三年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服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齊世家注

案十九年冬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時宋襄欲繼桓而霸不與此盟而爲鹿上之盟故今討之

策名委質　服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史記索隱十八

案詩四月箋云仕事也始仕謂始有事於朝也必先書名於策者策本作冊定四年傳備物典策釋文云策本又作冊是冊正字策假借字說文解冊字云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獨斷云策簡也其制長者二尺短者半之儀禮聘禮云百名以

上書於策臣將仕必先書其名於上周禮鄉大夫云獻賢能之書於王當亦書賢能二名於版卽策名例也委死之質於君者白虎通瑞贄篇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始仕當爲士周禮典瑞言諸臣之贄士執雉瑞贄篇又曰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瑞贄篇所說卽服氏爲臣必死節於君之義晉語處沙鵞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注云質贄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服義本此若然則質之言贄也正義以形體解之非矣

司空季子　服曰胥臣臼季也晉世家注

案正義曰胥氏也臣名也晉有臼邑蓋食采於臼邑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按二十四年傳臼衰杜云解縣東南有臼城蓋卽臼邑也三十三年傳臼季使過冀見胥臣食采於臼而字季也故此稱季子晉之司空自士蔿始見於傳其後文二年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成十八年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與季子之爲司空當同在卿列也他如成二年賜司空一命之服襄十九年賜司空一命之服顧氏棟高曰蓋晉自司徒既廢僅大司空一見於傳文公以後世主夏盟諸卿皆以將軍爲號而司馬司空僅列軍尉輿師之閒亦世變之亟也

出于五鹿　賈曰衛地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杜注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蓋兩注以存疑晉之衛縣今爲山東東昌府觀城縣元城縣卽今大名府治也案五鹿爲衛邑晉文取之而仍屬衛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齊還國恭冕謹案傳文晉自齊逆衛侯崔子因止其帑以求五鹿時衛獻尚未歸國顧說似未晰齊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此時蓋屬衛哀十四年齊衛救范氏恭冕謹案齊衛圍五鹿在哀元年至哀十四年絕無齊衛救范氏之事顧氏說亦誤圍五鹿杜注晉邑則又屬晉其迭屬晉衛且地近邯鄲中牟鄴城則元城之說爲長今大名府有五鹿城二一屬元城縣者卽沙鹿城屬開州者衛地五鹿是也開州東與東昌觀城縣接界

有馬二十乘　賈曰八十四匹宋世家注

案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匹馬一馬也禮記檀弓攝束帛乘馬而將之釋文四馬曰乘儀禮聘禮設馬乘注乘四馬也若然則二十乘爲馬八十四匹矣

姜氏殺之　服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晉世家注

案杜云恐孝公怒其去韋昭晉語注畧同爾雅釋詁云滅絕也此常訓

其避君三舍　賈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同上

案史記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卽所謂司馬法也從猶韓厥

從鄭伯之從遯說文云逃也亦作遁廣雅釋詁遁避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曰過謂踰之不過三舍者言師之進退不得踰三舍也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爲一舍詩六月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云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故莊三年傳曰凡師一宿爲舍然則古軍法師進退日行三十里即舍此三舍蓋三日而九十里也退避里數至三舍而極故下云若不獲命則與周旋矣司馬法所云從遯不過三舍是也

降服而囚　服曰申意於楚子伸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本疏

案杜云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曰吾聞

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云吾聞則二語爲古語矣申意於楚子謂對楚君之語以楚子饗而禮之是知已也故得發舒其志氣懷嬴女子且以亟耳爲卑已是不知已也故降服而因以自貶也

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　服曰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本疏

案段氏說文注曰凡義有兩岐者出一曰之例然則服氏出一曰上當有本義今不存矣禮記少儀犬則執緤緤卽紲亦作絏注云所以繫制之者或說本少儀釋紲以別於羈也晉語從者爲羈紲之僕注亦云犬曰紲韋注大抵本賈侍中而與此同則服或引賈說也云古者行則有犬者少儀守犬田犬疏曰犬有

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田犬卽騶驖詩所謂載獫猲驕者也行之有犬當是守犬蓋居則守禦宅舍行則守禦車徒義或然也各本說文並云紲系也段氏以紲次牛系牛繼之下據少儀補之曰紲犬系也釋之曰紲本犬系引伸之馬亦曰紲故上文緧下曰馬紲也如服說是紲之本義如杜說紲馬繮則紲引伸之義也服云犬繮許云馬紲文意正同愚謂杜所用者當爲服之本義正義所引者爲服之或說耳正義引說文云紲係也紲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紲是唐時說文亦無犬字段氏蓋以意增之耳

軍於郇　服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涑水注

案解二漢志並屬河東郡劉昭注云左傳曰晉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縣西北有郇城此云解縣東者蓋漢晉縣治容稍移易服杜各據當時地界言之也云郇瑕氏之墟者成六年必居郇瑕氏之地杜云古國名顧氏棟高曰案郇國名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今在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朝于武宮　賈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言武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文公為獻公子於武公則稱祖矣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服曰繆公女同上

案秦伯春秋傳作穆史記作繆禮記大傳昭穆亦作昭繆二字古通嬴氏文嬴也

上下相蒙　服曰蒙欺也同上

案昭元年又使圍蒙其先君八年甚哉其相蒙也廿七年蒙王與令尹傳意皆以欺爲蒙故服云蒙欺也

以縣上爲之田　賈曰縣上晉地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以縣上爲之田杜氏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縣上水經注石桐水卽縣水出介休縣之縣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卽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界休有介山縣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原世以爲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

傳有焚山之事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攷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蒐于緜上以治兵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緜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界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緜山俗謂之小緜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廼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

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且旌善人　賈曰旌表也同上

案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周語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是旌以精進士卒引伸爲表識之義

王使伯服游孫伯　賈曰二子周大夫周本紀注

而不與厲公爵也　服曰惠王以后之鞶鑑與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同上

案事在莊二十一年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服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

鄭師伐之聽命後自愬於王王以與衛同上

案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杜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又十三年殄滅我費滑杜曰滑國都於費疏謂國邑並舉是滑爲小國也顧氏棟高曰其地近鄭在所必爭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稱叛則舊爲服從可知鄭師伐之即此年事也知自愬於王以王爲請知之呂覽必已篇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注愬告也

弔二叔之不咸　賈曰二叔管叔蔡叔本疏○詩常棣疏引二叔謂管蔡

案史記管蔡世家文王子管叔鮮蔡叔度故二叔爲管蔡也杜云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

廣封其兄弟正義曰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爲管蔡傷其不和睦
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
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詩
常棣序疏云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
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
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
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
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云此注
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于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
者以昭六年左傳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

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按孔氏春秋疏與詩疏異義蓋各證各注例如此也其實二叔當以主管蔡者爲是指夏殷爲二叔雖有三辟皆叔世之文爲據然叔世必連文去世字則不辭矣特是孔氏謂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其斥賈說亦爲有理不知封建實在羣叔流言之後反東攝政之初也禮記文王世子疏云案鄭註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

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愚謂既攝政之後公傷同氣不諒其志於是首行封建親戚明其無私欲以啟牖二叔之衷弭人倫之變故傳言弔二叔之不咸管蔡得列國焉東山序箋云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是管蔡雖得建國怙終不悛反懼而致叛周公乃不得已征之鄭氏詩書二注參之此傳以二叔爲管蔡足以徵周公之心矣

召穆公　服曰召穆公王卿士詩黍苗疏召康公十六世孫詩民勞疏

案詩黍苗序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疏曰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周語韋昭注召公召康公之後爲王卿士也江漢疏引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是服義本世本也按陸德明曰康公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史記燕世家載召公下九世至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是繼燕之惠侯當厲王時上距召公止九世而穆公爲繼召之後乃當厲宣時上距召公至十六世者民勞疏云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

王遂出及坎欿　服曰鞏東邑名也水經洛水注

案續漢郡國志河南尹鞏有坎欿聚酈道元曰洛水又東北洞水發南谿石泉世亦名之爲石泉水也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

欲在泂水東疑卽此水也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記並言在鞏西非也

二十五年經公會衞子　服曰明不失子道禮記曲禮疏案禮記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白虎通爵篇旣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今衞文公旣葬而稱衞子見其以子道自居不敢遽以爵稱能不失禮

傳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服曰阪泉地名五帝本紀注

案大戴記五帝德云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史記五帝紀稱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集解引皇甫謐曰在上谷

次于陽樊　服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也晉世家注。續漢郡國志注引下二句畧同

案周地者周圻內之地陽邑名者陽晉後專名陽陽處父食邑卽此詩烝民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疏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曰食采於樊若然是樊爲圻內國名而陽則其食邑猶何人斯傳以蘇爲國名而其食邑則爲溫也此陽樊之義也

二十六年傳公使展喜犒師　服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本疏

案說文無犒字周禮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注故書槁爲槀鄭司農云槀當爲犒謂犒師也地官序官槀人注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案此是犒古作槁說文槁木枯也故枯槁連文潤其槁而名之曰槁猶憫其勞而名之曰勞也饋之飲食者公羊莊四年注牛酒曰犒飲食不外牛酒後人測義製字或从牛者今經傳中犒師之犒是也或从酉者斥彰長田君碑史見勞𨢈之𨢈是也國語云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淮南氾論注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即服義也

室如縣罄　服曰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本疏

案室屋異名同實故服連言之釋名釋宮室云屋亦奥也其中

温奧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注發謂散發也華嚴經音義引字書撤除也去也言室中所藏皆散去矣說文㯥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是㯥即椽言室所存者惟此釋文罄亦作磬說文磬石樂也从石声象縣虡之形段氏曰或曰卬象磬之股丨象磬之鼓磬之縣股橫出而鼓直若然則室之空其中而僅存㯥椽者象之矣程氏瑤田曰左傳室如縣罄字从缶从缶與从石同意罄有房室中空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縣罄也國語作縣磬韋昭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㯥梁如懸磬也假借之凡器中空皆謂之罄詩云瓶之罄矣是也空則有盡義故又謂罄爲盡詩云罄無不宜是也按說文云罄器中空也从缶

殸聲殸古文磬字磬磬本同程氏以縣磬證空以空證盡可以推見古義矣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服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楚世家注）

案鄭語夔越不足命也韋昭注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是夔爲熊摯後也史記楚世家熊繹封楚歷五世爲熊渠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當卽摯是服云熊渠之孫孫當作子字之誤也楚世家又云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然傳言熊摯有疾自竄于夔則史言延弑誤也漢書地理志南郡巫應劭曰巫

山在西南穀梁傳山南爲陽又南郡秭歸自注歸鄉故歸國洪氏亮吉曰歸州漢秭歸夔子城在州東

二十七年傳讓於欒枝先軫　賈曰欒枝欒賓之孫也晉世家注

案欒賓見桓二年傳其子爲欒共子成見晉語並韋注枝成子也

二十八年經戰于城濮　賈曰衛地也同上

案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杜解亦曰衛地顧氏棟高曰今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

楚殺其大夫得臣　賈曰不書族陋也釋例氏族例

案賈子道術篇云辟今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楚自武王始居

江漢之閒經書荆敗宋師荆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從其陋俗故稱人僖二十一年楚之君爵始列於會而其臣名氏猶多差錯得臣書殺而不舉族仍其陋也至成二年楚公子嬰齊始得具列後殺子反亦書公子側矣

盟于踐土　賈曰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周本紀注

案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衡雍三十餘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有鄭地得垣雍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是衡雍爲鄭地踐土近垣雍亦爲鄭地矣顧氏棟高曰滎澤今屬開封府

天王狩于河陽　賈服曰河陽溫也水經河水注五。周本紀注引賈曰河陽晉之溫也

案穀梁傳溫河陽也故賈云然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自注故國蘇忿生所封也時已賜晉

傳自南河濟　服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衞世家注

案曹在衞東傳云自南河濟實從汲郡南渡出衞南而東故云濟南之東南流河也

衞侯出居於襄牛　服曰襄牛衞地也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秦置襄邑縣明初省縣併入睢州今屬河南歸德府案顧說本漢書應劭注地理志陳留郡襄邑應劭曰春秋傳曰師于襄牛是也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溼故徙縣於襄陵

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然則應說以為襄牛誤也案

此則顧氏說不足據當闕之而已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服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

但為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同上

案詩執競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釋名釋姿容執攝也使畏攝

已也蔿賈言見前年傳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　賈曰宛春楚之大夫也同上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服曰如俗語相罵云啑汝腦矣本疏

案詩終風疏云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

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服所言俗語

亦其例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倉頡篇駡詈也釋名釋言語云駡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一切經音義八引字書㖫喋也㖫亦作歃所洽反謂以口微吸之也引漢時語以證㖫之狀也

作王宮于踐土　服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晉世家注

案周禮𨛜人注以尊適卑曰臨掌舍爲壇壝宮棘門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括地志滎澤縣西北有王宮城卽此

駟介百乘徒兵千　服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同上

案詩清人駟介旁旁傳介甲也箋云駟四馬也疏曰介是甲之

別名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以不介馬爲異則戰馬皆被甲
矣干旄疏引王肅說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
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說文徒作赴云步行也禮記祭義五十
不爲甸徒疏曰徒謂步卒說文兵械也顧氏炎武曰古之言兵
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
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
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
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
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由顧氏之說而推之易說卦離爲戈
兵越語兵者凶器也呂覽論威云凡兵天下之凶器也老子兵

者不祥之器傳令尹好甲兵文選吳都賦長殺短兵皆以兵爲器未嘗以卒爲兵也然隱四年敗鄭徒兵襄元年敗鄭徒兵于洧上所云徒兵斷指步卒若以兵爲器械則不辭矣擊鼓序疏云古者謂戰器爲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斯爲通論矣襄元年疏云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服云步卒卽步兵也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賈曰王子虎周大夫也晉世家注

賜之大輅之服　賈曰大輅金輅上同

案樂記大路者天子之車也而天子所賜車亦得名大路襄十九年王追賜之大路廿四年賜之大路杜氏並云天子所賜車

之總名然名雖統稱大路而制仍以巾車所差爲等顧命言大路與路疏引鄭注大路玉路者以大戴記朝事篇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合證二文知大路爲玉路也此以大輅爲金路者以巾車金路以封同姓封同姓旣以金路則賜同姓亦當以金路矣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賈曰彤弓赤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晉世家注）服曰矢千則弓十（詩彤弓疏）

案說文彤丹飾也詩彤弓傳彤弓朱弓也廣雅釋器丹朱並云赤也玈說文新附有之正字當作黸說文黸齊謂黑爲黸是也

省字當作盧書文侯之命盧弓一盧矢百是也假字當作旅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故聲與盧得通釋文云玈本或作旅非也者陸氏誤也公羊定四年傳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則賜用彤弓諸侯之制兼以大夫士盧弓以備用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畧本禮記王制彼注云得其器乃敢爲其事服云矢千則弓十者玈弓無數以上彤弓矢之數測之故杜亦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文侯之命所謂盧弓一則賜盧矢亦可準矣觀注文加此則釋文云本或作玈弓十玈矢千後人專輒加也信然周禮大司寇入束矢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

歟疏卽據尙書與此傳文而荀子論兵篇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則矢五十矣詩泮水角弓其觩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一弓亦矢五十矣彼疏謂在軍之制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其說良然

秬鬯一卣　賈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晉世家注

案秬黑黍爾雅釋草文說文作𪏰云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爾雅云秠一稃二米說文禾部有秠亦同爾雅文則此𪏰下云一稃二米以釀兼秠言之非專指𪏰也郭璞注秠云此亦黑黍則亦秬類說文秬𪏰或从禾鬯香酒者鬯之說有二一王度記云天

子以鬯詩江漢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白虎通攷黜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周禮鬯人其介鬯先鄭云鬯香草說苑修文云鬯者百草之本是專以鬯爲香草也鄭氏於春官序官注則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於江漢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於易不喪匕鬯注及禮記王制注並云鬯秬酒也是專以秬黍爲鬯鄭君與諸說異者春官以鬱鬯屬鬱人以秬鬯屬鬯人則單舉之爲鬯連舉之爲秬鬯較然矣郊特牲云鬱合鬯則鬱與鬯分又較然矣鄭君析名物辨同異故必以秬黍爲鬯也其實專以香草不能以釀酒專以秬黍不足以達芬故鄭於春官序官注鬱

金香草宜以和酒明堂位注鬱鬯之器也明鬯可統鬱也然則禮緯中候所云鬯草者明草以和鬯故得名鬯草猶菁茅之得稱包茅而不得謂香草即鬯孔氏曰古今書傳香草無名鬯者是也說文鬯以𪏽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云中象米見鬯之得名以𪏽也云以秬釀鬱草見秬必備以鬱也若然秬黍爲鬯本名香草亦得爲鬯明兼名也雜記暢臼以椈杵以梧注所以擣鬱也周禮肆師大渳以鬯則築鬻注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足證鬱草亦得單名鬯周語鬱人共鬯則鬯亦可共自鬱人矣王制疏云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斯不然矣所以降

神者郊特牲旣灌然後迎牲疏云先求神後迎牲也是灌以求神卽降神也卣器也爾雅釋器文傳疏引孫炎云鬯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鬯人注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是犧尊象尊皆爲卣也江漢疏云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詩及尙書左傳皆云秬鬯之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賜圭瓚然後爲鬯主

制文

虎賁三百人　賈曰天子卒曰虎賁同上

案正義引國語云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是惟天子之士得稱虎賁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是虎賁之屬有卒

也故曰天子之卒曰虎賁

稽首　賈曰稽首首至地 同上

案周禮大祝辨九𢸫一曰䭫首注拜頭至地也疏一曰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

盟諸侯于王庭　服曰王庭踐土也 同上

案云是踐土者以經文盟于踐土故斥言其地以別京師

自爲瓊弁玉纓　服曰謂馬飾 禮記王制疏

案文選西京賦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張衡所用卽本傳文說文引傳亦作璿弁弁纓屬

於六騣駮之後是漢世解此文皆爲馬飾矣薛綜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鞕也段注說文引鞕作鞅以玉飾之杜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疏云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是孔於杜玉纓之訓他無佐證亦稱蓋以疑之矣

作三行　服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晉世家注

案周禮大司馬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時晉已置上中下三軍今若仍軍名是六軍矣故稱行以避六軍之名

二十九年　傳其音云問之而信　賈服曰言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則知其嗜慾死死上疑有生字各本周禮注疏皆無之阮氏校勘記亦未言及可知伯益明是術故

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周官夷隸疏

案大戴記易本命律主禽鹿禮記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故曰八律之音王制嗜欲不同疏云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是嗜慾爲好惡矣生即犧生死即用犧言聽其鳴而得其情也伯益明是術者伯益是舜臣言亦能聽鳥獸之言皇侃論語疏云伯益能聽鳥語是也相傳如是當有所本史記秦本紀佐舜調馴鳥獸揚雄羽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而已漢書百官表菸作朕虞應劭曰菸伯益也虞掌山澤禽獸官名也師古曰菸古益字周失其道者謂東遷以後若其盛時則制夷隸貉隸之言掌與鳥獸言其後官既不設無能通禽獸之言介葛

盧爲東夷反能審音故云官又在四夷也昭十七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賈服引以證此

三十年傳鄭公子蘭出奔晉　服曰鄭逐羣公子故奔晉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宣三年傳言文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服曰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此云本國亦其義也

使待命于東　服曰待命於鄭東也同上

案說文待竢也

饗有昌歜　服曰昌歜昌本之菹周禮籩人疏

案昌歜昌本一物二名本卽根也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昌

本鄭注云昌蒲根也公食大夫禮醢醢昌本注昌本昌蒲本菹也韓非子難篇文王嗜菖蒲葅葅與菹同說文菹酢菜也又䔩醢也酢菜今俗云醃菜是卽醢亦卽菹也

鹽虎形　服曰剋形同上

案剋與刻通猶顏刻莊子秋水篇釋文刻作尅說文刻鏤也周禮籩人形鹽先鄭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荀子富國云故爲雕琢刻鏤琢卽築刻卽剋是先鄭與服同也後鄭云形鹽鹽之似虎者賈疏以爲自然似虎形與服說異也

三十年經猶三望　賈服曰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本疏○穀梁疏九引賈說周禮小行人疏引服說並曰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

案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元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服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

婁傳稱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衛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

【三十三年】經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賈曰月者爲公薨不發隕霜李梅實也釋例大夫卒例

案十二公之薨經無不繫月至自及災異或繫時不繫月此十二月本爲公薨而繫以至自齊在前則併書之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異而不災無足憂者不因是而繫月

【傳】輕而無禮　服曰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橐甲束兵而但免冑本疏

案詩彤弓傳櫜韜也說文束縛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

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必古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服曰腥曰餼儀禮聘禮疏○禮記聘義疏引作死曰餼

案今之氣說文為气今之餼說文為氣云氣餼客之芻禾也通為餼饋之名儀禮聘禮餼之以其禮釋文餼猶遺也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埤蒼餼餽也餽遺為餼則不獨芻禾為餼牲牢亦為餼矣故周語廩人獻餼注生曰餼禾米也聘禮注凡賜人以牲生曰餼是也其實牲之生腥皆曰餼聘禮歸饔餼五牢饔餼對文故殺曰饔生曰餼此餼牽對文周禮象胥注飧牽謂其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則牽為生餼為腥矣服故以腥釋餼也詩漢廣釋文牲腥曰餼文選東京賦薛注腥曰餼可見餼之無定

稱也禮器疏云腥生肉也然已殺故禮記疏引服云死曰餼

子墨衰經　賈曰墨變凶晉世家注

案儀禮喪服斬衰裳傳曰衰三升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負廣出於適寸衰長六寸博四寸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傳又曰苴經大搹去五分以爲帶此衰經之制也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僖五年傳均服振振皆作袀服振振晉書音義云袀戎服也說文袀元服也元色黑戎服所宜今此衰經是凶服故墨以從戎爲稍變凶也

遂墨以葬文公　服曰非禮也同上

案禮記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

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是禮於葬服有定今墨以葬是非禮也

文夫人斂而葬之郚城之下　服曰郚城古郚國之墟詩緇衣疏

案郚詩作檜詩譜云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疏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墟者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云故所居也

作主非禮也　賈曰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慢典常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於是文公復有夫人歸嗣子羅咎傳故上係此文於僖公篇釋例作主禘例

案不順祀自文公始而云僖始不順祀者八年經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謂非禮是不順祀即致哀姜之事是年經公薨于小寢傳謂即安故譏其終則小寢也易繫辭旣有典常虞翻曰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慢典常者慢其常度也文公緣僖公之事而生邪志作主緩至二年故曰陵遲荀子宥坐云陵遲故也注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夫人歸嗣子罹咎謂文公夫人出姜大歸於齊及子赤子惡爲東門遂所殺作主事當繫文而繫於僖公之終篇明僖有以啓之也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服曰特祀于主謂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 儀禮士虞記疏

祭謂在寢者儀禮士虞記注凡祔已復於寢疏曰天子諸侯有
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於寢杜此注云以新死者之神祔之
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
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亦用服義也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
於廟者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閔傳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王肅主之檀弓疏云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
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主之喪大記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
也畢者爾雅釋詁盡也謂禫祭後喪乃盡也爾雅釋天云秋祭
曰嘗冬祭曰烝春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
故曰烝烝言眾也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遭遇也言禫後遇四

時之祭得行祭於廟也士虞記疏曰遭烝嘗乃於廟則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賈服之義是也鄭注士虞記云練而後遷廟周禮鬯人疏云案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愼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駮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若然則鄭義以祔之後主復於寢練之時主遷於廟練祭即在廟是行祭於廟不待三年喪畢矣然穀梁疏云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

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卽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案此則練時未遷遷主卽以穀梁傳文言之僅曰壞廟不曰遷廟則遷廟在三年喪畢之後是以范甯云將納新神言將則有待明非一時事矣士虞記疏云若然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按祔當申隮祔之辭不得不

在廟故行祭於廟若練在廟而大祥禫復在寢遷主反主顯神不已甚歟是大祥禫在寢練祭亦當在寢明矣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疏曰謂是禫月得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於羣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若然禫月遇吉祭猶未與羣廟行祭之列謂朞年後烝嘗得遂行於廟乎是三年喪畢遭烝嘗乃行祭於廟服義於禮爲順杜云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

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於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寡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案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曾子問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惟嘗禘宗廟俟吉也王制疏云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杜不盡用禮記也愚謂杜解不獨與禮經相違且與傳文相戾傳言特祀于寢烝嘗禘于廟者承立主之文以明主

之所在也言喪未畢主復于寢練大祥禫皆在寢言特祀者特之言獨也喪既畢主遷於廟烝嘗禘乃在廟皆就作主立說杜泛及四時常祭非傳意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八

嘉興李貽德學

文公

元年傳楚國之舉　賈曰舉立也楚世家注

案舉訓立者引申之義

忍人也　服曰言忍爲不義同上

又欲立王子職　賈曰職商臣庶弟也同上

能事諸乎　服曰若立職予能事之同上

案周禮內小臣疏若不定之辭也

能行大事乎　服曰謂弑君同上

二年傳不登於明堂　服曰明堂祖廟通典四十四

案服以明堂祖廟爲一祖廟謂太祖廟鄭氏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則與服異禮記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明堂者王者之堂魯之太廟用周明堂之制非魯亦有明堂也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服曰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與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本疏

案詩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箋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稷配天極尊不得云不先后稷故降舉不窋國語周語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韋昭注

不窋棄之子是也后稷爲周始祖今旣舍以明尊則契爲商始祖亦當舍契以其下當不窋鯀爲禹父今言文武者舍王季而上及不窋則論禹者亦當舍鯀而上溯鯀祖乃於禹曰不先鯀於湯曰不先契與言文武所不先異者正以禹湯異代故約略言之不妨參差也

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賈曰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本疏

案公羊僖四年傳國曰潰邑曰叛賈所本也

取王官及郊 服曰皆晉地不能有秦本紀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壘即王官城也郊史記作鄗正義曰鄗音郊當爲臨晉平陽閒小

邑知不能有者王官郊皆在河東其濟茅津而還未嘗設守是不能有也

封殽尸　賈曰封識之同上

案禮記樂記封比干之墓注積土爲封識讀爲故以其旗識之之識史記孝武紀索隱識猶表也

舉人之周也　服曰周備也同上

案易釋文周備也此當謂杜云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四年傳圍邧新城　服曰秦邑新所作城也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邧當在同州府澄城縣境新城卽梁國之新里也秦取之謂之新城今同州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

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賈曰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本疏

案荀子大略輿馬曰賵玉貝曰含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其隱元年傳云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含賵當異人者禮記雜記含者執璧將命上介賵執圭將命是含賵異人之證今歸含賵惟使榮叔是一人兼兩使矣公羊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書且以譏之者穀梁傳其曰且志兼也何休公羊傳注且兼辭詩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曰譏之

不祀忽諸　服曰諸辭詩邶柏舟疏

案辭猶云語助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賈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晉世家注

案霍本周霍叔處封地晉獻公所滅今爲先且居食邑故稱霍國語晉語注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又蒲城伯請佐韋昭注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是以蒲城爲食邑此又曰霍伯者當是兼食二邑也

六年傳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服曰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本疏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服曰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詩黃鳥疏

案白虎通姓名篇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也子車當爲秦大夫其後子孫以王父字爲氏矣禮記檀弓注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詩黃鳥序箋云自殺以從死服云殺人以葬則三子非自殺矣詩疏云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若然雖自殺與殺之者同故曰殺人以葬也璇與旋同莊子達生釋文引司馬注旋圓也漢書律歷志注還讀

曰旋公羊莊十年傳注還繞也環與還同國語齊語注漢書食貨志注呂覽節喪注並云繞也殉从旬說文旬徧也然則殉者殺人徧繞以衞死者也史記說此事曰從死者百七十人是不止三良從故可旋環其左右也

晉人以難故　服曰晉國數有患難也晉世家注

案漢書賈山傳注數屢也此常訓患難謂奚齊卓子惠懷之難

難必舒矣　服曰舒緩也本疏

案正義本作抒云服虔作舒舒訓緩者爾雅釋言文

辰嬴嬖於二君　服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晉世家注

案始稱懷嬴者傳以懷公之諡繫之此稱辰嬴者從其後諡也

班在九人　服曰班次也同上

案儀禮既夕明日以其班祔注國語齊語班序顛毛注並云班次也次者楚辭思古宗鬼神之無次注第也言等第也

其子何震之有　賈曰震威也同上

案易震來厲注震之爲義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也詩長發有震且業箋云震猶威也襄三十一年傳有威可畏謂之威成二年傳畏君之震震亦當訓威杜云動非傳意也

七年傳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　服曰康公秦穆公太子罃晉出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詩渭陽序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

舍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晉出者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釋名釋親屬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此十四年傳齊出貜且長襄二十五年傳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昭四年傳徐子吳出也皆謂姊妹出嫁而生子也成十三年傳康公我之自出

文公之入也無衛　服曰衛從兵也同上

案易大畜注衛護也呂覽恃君注衛扞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先鄭注宿衛之官說文衛宿衛也漢有衛尉掌宮門衛屯兵然則直宿則爲宿衛守宮門則爲衛屯兵行則爲從兵矣

宿衛衛尉雖漢制可舉以相例也漢書韓信傳注從從行也廣
雅釋詁從行也從行之兵郎下所云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　服曰襄公夫人太子靈公也同上
將焉寘此　服曰寘置也同上　此太子同上○晉世家注
案易坎寘於叢棘釋文云張作置昭四年傳疏云禮置器物於
地皆謂之置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服曰如子善爲教誨
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才而受
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其教不至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大戴記保傅篇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保傅言教太子至國君世子亦猶是也善爲教誨即早諭教之道也使之有賢才即開於道術也知人君之道即知義理之指也賜猶惠者荀子大略賤者惠焉注惠亦賜也是惟惠義相輔也美其教者保傅所云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是也惡其教不至者保傅所云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是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曰君死未久其言聲語氣尙在耳同上

案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發乎聲注聲言也是言本聲也論語出辭氣是亦言有氣也故曰言聲語氣

諸大夫皆患穆嬴　服曰言諸大夫患穆嬴以君顧命之言責已也同上

案顧命書篇名釋文引馬注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史記集解引鄭書注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顧命之名施於天子而諸侯亦得稱顧命者禮緇衣葉公之顧命是已彼注云臨死遺書曰顧命今襄公顧命即上此子也才數語

且畏偪　服曰畏偪迫無置公一云畏他公子徒來相迫也同上

案淮南精神注迫切言迫切無以置靈公即上文將焉寘此是他公子謂公子樂輩也

八年　傳春晉侯使解揚　服曰解揚晉大夫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作楊注引服義亦作楊當是裴駰據史文所改

九年　經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賈曰箕鄭稱及非首謀本疏

十一年　經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服曰叔仲惠伯晉世家注

案見傳文

傳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服曰反不書者施而不德本疏

案施而不德襄二十九年傳文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施惠也僖二十四年傳疏荷其恩者謂之為德施而不德惠而不自以為恩也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皆書歸則蕩意諸亦當書而史不書者猶不以為功也杜云

史失之衛冀隆同服義

郯瞞侵齊遂伐我　服曰伐我不書諱之本疏

案經書侵齊而伐我不書是史爲本國諱也楚辭謬諫恐犯忌而干諱注所隱爲諱

富父終甥駟乘　服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晉世家注

敗狄于鹹　服曰鹹魯地也同上

摏其喉　服曰摏猶衝同上

案摏史記作舂舂正字說文舂擣粟也从廾持杵以臨臼杵省然則假借之以器衝人亦謂之舂作摏俗字也摏猶衝者六年傳疏云字有聲相近而爲訓者鬼之爲言歸也舂之爲言蠢也

今春聲近衝故爲衝也國策齊策注衝突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服曰子駒魯郭門名也同上

案管子度地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郭有門故曰郭門顧氏棟高曰子駒之門魯西郭門惠氏棟曰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猶哀十一年黨氏之溝按禮記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詩皇矣攸馘安安傳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至春秋之世容有斷首以獻者故說文云聝軍戰斷耳也馘聝或从首斷耳故从耳則从首或斷首矣今埋首在郭門者是告馘之後就近埋之也史記集解引皇覽蚩尤冢又有肩髀冢是身首異埋者不自

春秋始矣
以命宣伯　服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同上
案僑如史作喬如或服本亦作喬釋文僑如本又作喬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喬如是古作喬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今得臣以名其子亦是表功之意故服云旌識也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　服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同上
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司空元年在周平王六年卒於

魯惠公之二十一年爲魯隱公元年云在春秋前二十五年者上溯穆公宣公以及武公也其鄋瞞伐宋不審在武世何年耳鄋瞞長翟國名者釋文鄋說文作郔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按釋文略本國語魯語

獲長狄緣斯　賈曰喬如之祖同上服曰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本疏

案僑如榮如皆言埋其首是身首異處矣於緣斯不言首埋何地是身首同埋於戰地故也三子謂皇父穀甥牛父也下文皇父之二子死焉賈以二子爲穀甥牛父是三子皆死烏能殺緣斯故知是士卒獲之

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二子皆死本疏

案杜從賈義正義曰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敵所

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又曰

下言宋公以門賞耏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

死賈君爲近之王尙書經傳釋詞曰之猶與也引此文從賈說

又引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二

之字皆訓與是也顧氏炎武曰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耏門

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其說亦是

齊王子城父　賈曰王子城父齊大夫齊世家注

衞人獲其弟簡如　服曰獲與喬如同時魯世家注

自安于夫鍾　服曰自安猶處也夫鍾郕邑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爾雅釋詁安止也說文處止也故訓安爲處

國人弗循　服曰循順也同上

案漢書注皆以循爲順詩江漢箋使循流而下釋文循本亦作順是循順通也今本循作徇

十二年經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服曰河曲晉地秦本紀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傳郕人立君　服曰立君改立君不命於天子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旣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注以爲太子是諸侯太子命於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得立爲君亦命於天子也今鄬太子在外而國人改立眾子爲君是旣易受命之太子則其君之立不順故傳曰鄬人立君明國人眾立之非命自天子也

太子以夫鍾與鄬邽來奔　服曰鄬邽亦邑名一曰鄬邦之寶圭太子父在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爲不順故鄬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同上

案云亦邑名者蒙上夫鍾言之惠氏士奇說一曰鄭邦邦之寶圭則邦當作圭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儀禮聘禮注圭贄之貴者故稱爲寶圭古者器物之貴者恆以國繫如顧命稱越玉夷玉明堂位稱崇鼎貫鼎傳稱紀甗莒鼎此鄭圭亦其例也文王世子言世子問寢視膳傳言太子監國撫軍今鄭太子出居外邑于職不供宜乎國人勿從舍之更立因而挈邑輦寶出奔他邦謬矣

取羈馬　服曰晉邑也秦本紀注

案江氏永曰彙纂云今蒲州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一名涉邳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　服曰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北史七十二○隋書四十九引太廟

下有大室二字。明堂位疏引作太廟之室

案禮記月令天子居太廟太室注太廟太室中央室也書洛誥王入太室祼馬注廟中之夾室夾室有東西言太則不得以夾室當之馬注誤也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則魯之太廟之室亦名太室矣服所云太室卽月令之太廟太室也其云太廟之上屋者考工記匠人於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則周之承殷可知故明堂位曰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復廟重屋也是周之廟飾有重屋而魯亦有重屋可知漢書五行志說此事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服云上屋卽重屋也按此太廟太室直是周公之廟公羊緣室字起

義以魯廟二室同於文武世室遂改太爲世指爲伯禽之廟穀梁於經文未改而義同公羊經不誤而傳誤也正義曰左氏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太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案左氏經爲太室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太廟之室也今案吳氏澄謂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爲大據一傳以駁二經失之武斷矣

傳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服曰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污辱 疏本

案賈子道術放理潔淨謂之行反行爲汚漢書鼂錯傳注汚辱也廣雅釋詁辱汚也二字轉相訓不可汚辱言不可犯以非義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字林濁水不流曰汚儀禮士昏禮注以白造緇曰辱

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　服曰晉之魏邑大夫 秦本紀注

案壽餘史作讎餘詩魏譜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彼疏云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故壽餘以魏叛入秦於秦易信

繞朝贈之以策　服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 本疏

案策說文云馬箠經傳多假策爲册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

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策以竹爲之故說文册古文从竹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杜氏春秋集解序云大事書之於策故曰策書傅氏左傳補注曰蓋朝會言於秦伯請留之若然則所贈之策之言當即留會之言以隱示秦之有人雖請留之言不著於傳然傳曰吾謀不用當有其事矣服故不以馬箠釋策而曰策非也恭冕謹案惠氏棟補注劉勰曰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蓋用服說

賦載馳之四章　服曰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没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

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詩載馳疏

案載馳五章屬鄘風詩本四章服歷舉亦祇四章並以無我有尤在四章下大夫君子二語亦在四章不得有五章此云五章五當作四字之誤也詩邶鄘衛譜疏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詩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服卽約此序文也云戴公失國者僖二年傳立戴公以廬於漕非其舊都故曰失國卽

序云露於漕邑是也唁者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作以自痛者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謂載馳爲夫人親作是自痛而作此詩也在禮婦人父母旣沒不得歸甯兄弟者詩葛覃傳甯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泉水序衛女思歸也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葛覃詩疏云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也父母旣沒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傳曰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甯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者二章詩云旣不我嘉又云我思不遠是也許人尤之者彼傳云尤過也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夫人

之欲歸㫖其兄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卒章無許人不聽之意非許人不聽即三章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儀禮燕禮注遂猶因也則服謂有三章而因賦四章不得謂卒章卒當爲三字之誤也言我遂往詩云我行其野是無我有尤亦詩辭

十四年經齊人執子叔姬　服曰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

本疏

案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弑舍是舍爲叔姬子閔即愍詩載馳序釋文閔本作愍廣雅釋詁愍傷也儀禮喪服傳故子生三月注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

者關已許嫁若未出嫁謂之在室今叔姬爲齊夫人矣經不稱夫人而稱子者蓋自魯錄之猶似未嫁者然所以閔之也

十五年傳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服曰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終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　疏本

案宋六卿司馬居其一故知爲卿也侈而不度者說文侈一曰奢也度法制也以君命修好結盟者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是出聘奉君命也文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故服約以爲文知官爲屬者禮記中庸踐其位鄭注其者其先祖也則傳曰其官其指華耦故知官爲屬也傳

曰皆從之則空官廢職矣荀子王霸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注官人列位之人周禮掌固注職謂守與任是有位謂之官任事謂之職今其官皆從非曠位而弛業乎乃營史猶書其字以尊貴之是不知其非者也

史佚有言曰　服曰史佚周成王太史玉藻疏

案周禮春官有太史知史佚爲周成王太史者書洛誥逸祝册鄭注使史逸讀其所作册祝之書冊逸篇大傳逸作佚是逸即佚也大戴記保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皆史佚爲成王時人之證也

一人門於句鼆一人門於戾邱皆死　服曰魯國中小寇非異國侵伐故不書也 本疏

案鄭注舜典云强取爲寇又注費誓云寇劫取也此蓋國中剽劫之寇非他國來相侵伐故傳紀二子禦寇而死而經不書何寇也

十六年　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服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飽不肯也 宋世家注

案襄夫人爲周襄王之姊見文八年傳爾雅釋詁肯可也此釋可爲肯轉相訓

十七年　傳齊侯伐我北鄙　服曰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

見伐本疏

案經書伐西鄙傳言伐北鄙是再來伐西鄙書謂經書之也北鄙不書者經不書而於傳發之也韙仍見伐者廣雅釋詁仍再也漢書注皆以仍爲頻也

以蕆陳事　賈服曰蕆敕也本疏

案正義曰蕆之爲敕無正訓先儒相傳爲然也說文無蕆字新附字有之鈕氏樹玉曰蕆疑古作箴玉篇蕆敕展切解也備也引左傳曰寡君願以蕆事箴敕也據晉語陽畢曰厚戒箴國以待之韋注箴猶敕也是箴義與蕆同方言蕆敕戒備也又云備該咸也箴从咸或聲兼義更與蕆合又形聲亦相類故疑古作

嚴

鹿死不擇音　服曰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本疏

案詩鹿鳴傳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約毛公傳意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者文選吳都賦注凡閒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劉炫云不擇音聲而出之言甚急也杜云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正義曰杜意言本當作蔭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茠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爲音聲而規杜

非也按鹿死不擇音爲古人成言莊子人閒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郭象注野獸蹵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音爲音聲之音未嘗改字至下文鋌而走險是言困迫將死之狀非論其依止之處傳明云走險孔氏乃云得險則停更與傳意相違云急何能擇仍言不擇音也吳都賦菈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卽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旨也服不改字合於古義若霓謹案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後漢書皇甫規傳傳稱鹿死不擇音謂目眛時上亦是從音聲之說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服曰邥垂在高都南水經伊水注

案水經注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邥垂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基存焉京相璠曰舊

說言邾垂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疏遠未足以證無如虔說之旨密矣

十八年 傳而使歜僕 賈曰僕御也 齊世家注

案詩正月箋云僕將車者車攻傳御御馬也古佐殺之人或稱僕或稱御禮記曲禮僕人執策儀禮既夕御者執策是也故謂僕爲御

襄仲莊叔如齊 服曰襄仲公子遂 魯世家注

在九刑不忘 賈服曰正刑一加之以八議 周官司刑疏○本疏引服云正刑一議刑八辟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

案書舜典五刑有服馬注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周禮司刑疏引

鄭注正刑五則此云正刑一謂五刑中之一也加之以八議者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

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

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　服曰八人禹垂之屬也本疏

謂之八愷　賈曰愷和也五帝本紀注

案正義曰和言其和於物也愷訓爲樂樂亦和也

謂之八元　賈曰元善也同上

案正義曰善言其善於事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賈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讙兜也

同上

案大荒東經云帝俊生帝鴻帝俊郭氏以爲帝舜也畢氏沅據帝王世紀定爲帝嚳傳所云帝鴻氏未審與山海經相合賈云黃帝不知何徵古籍云亡難以審定不才子其苗裔讙兜者太元積注元孫之後稱苗裔

謂之渾敦　服曰獸名本疏

案山海西山經云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畢氏沅曰江讀爲鴻春秋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

也愚按畢氏之說非也經云渾敦無面目言其象帝江則其名
經云神服云獸不得以帝江當之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
狀如犬有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藏有腸直而不
旋食物經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
其然名爲渾沌則實有此獸爾雅翼亦引帝江爲渾沌誤也
少皞氏有不才子　服曰金天氏帝號五帝本紀注
案昭十七年傳吾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漢書律歷志曰少昊帝
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
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高誘注淮南天文訓云少皞黃帝之
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史記索隱引宋衷云元囂青

陽是爲少皞繼黃帝立帝王世紀云少昊是爲元囂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按此是高誘以青陽卽少昊宋衷皇甫謐以元囂卽青陽亦卽少昊史記五帝紀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又云自元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大戴記帝繫亦云青陽降居泜水愚謂禮記月令云其帝少皞合之郯子所云則史記大戴記皆不足據而宋衷皇甫謐以少昊卽元囂青陽亦不足據班固高誘以少昊爲黃帝子若孫則黃帝土德少昊金德子孫與祖父異德亦無是理蓋少昊自承黃帝子孫之後易世而有天下者不必其託體於黃帝也

服讒蒐慝　服曰蒐隱也本疏

案公羊桓四年傳秋曰蒐昭八年經蒐于紅釋文並云蒐亦作庾是蒐卽庾國語晉語有秦客庾辭於朝注庾隱也方言同故服以隱訓蒐

謂之窮奇　服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五帝本紀注

案知窮奇卽共工氏者書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三國吳志陸抗傳抗稱靜譖庸回唐書攸戒是偁書文有作靜譖庸回者此傳所稱靜譖庸回當本堯典文則窮奇爲共工矣其行窮而好奇者正義曰行惡終必窮是所好奇異於人也服釋渾敦檮杌饕餮皆援獸名此注疑已佚也西山經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海內北經云窮奇狀

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一日從足

謂之檮杌　賈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五帝本紀注　服曰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本疏

案杌从兀元从兀聲頑从元聲云頑凶以同音字釋杌義也檮壽聲疇亦壽聲疇者類也云無匹以同義字解檮字也檮杌本獸名無正訓故賈以音義相近爲訓禮記祭義云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夏爲鯀後而祖顓頊則顓頊之後爲鯀故以檮杌爲鯀也神異經相傳東方朔著今刊本文略有異服引之者亦以檮杌爲獸名也

縉雲氏　賈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也五帝本紀注

案國語晉語炎帝爲姜是姜爲炎帝之姓故曰姜姓炎帝之苗裔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是縉雲爲黃帝時官名故曰在縉雲之官服氏彼注云夏官爲縉雲氏

謂之饕餮　賈服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本疏○按貪財二句係杜注疏謂賈服等相傳爲然是杜襲舊注　服曰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本疏

案說文餮作飻饕飻並云貪也賈服以貪財貪食分之者說文饕又作叨古名泉爲刀叨从刀故以財言之飻从食故以食言之山海北山經云鉤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

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注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呂覽先識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服亦以山海經之狍鴞爲饕餮故所引即狍鴞狀閩本監本毛本並作身如牛宋本作身如羊是也

投諸四裔　賈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五帝本紀注

案皆臯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馬注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注五服已五千又弼成萬里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

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禹貢鄭注堯之五服五百里耳禹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若然四面去王城各五千里此云四裔去王城四千里

者賈以荒服計去王城爲四千里也國語晉語以實裔土注裔荒裔也方言云裔夷狄之總名史記五帝紀云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是四凶放流皆在夷狄故曰四裔也

以禦螭魅　賈服曰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周禮神士疏○五帝本紀注引服說螭魅人面云云同

案螭說文作离云山神也獸形廣雅釋天山神謂之离是螭本作离說文引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書牧誓如熊如羆史記引作如豺如離徐廣注離與螭同皆离字假借若然則山神之字及

歐陽喬說皆當作离本不从虫从虫者說文所云若龍而黃者也傳文及文選西都賦拕熊螭並作螭者構寫之誤也魅說文本作鬽或作魅周禮凡以神仕者致地示物鬽注百物之神曰魅春秋傳曰螭鬽魍魎則此傳魅亦當作鬽釋文魅本作鬽是也說文鬽老物精也周禮疏引服氏宣三年傳注魅怪物好惑人者玉篇惑迷也正義曰宣三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也

遂出武穆之族　賈曰出逐也宋世家注